



97 × 180 厘米 2012 年



鱼系列之一 45 × 45 厘米 2013 年



荷花 180 × 97 厘米 2012 年

（上接第6版）

贯休石刻画在杭州，原来收藏于孤山孔庙，最著名的就是十六罗汉图。佛经里原有释迦牟尼佛弟子十六罗汉，佛嘱托这十六弟子不去超脱生死轮回成佛，而是在人间普度众生，这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。我根据他的十六罗汉，把这个石刻画变成国画，这就等于用国画线条翻译石刻人物画，我觉得中国画的线条表现力很丰富，国画线条有一种写意的自由，干湿浓淡粗细，而且有书法的意味，浓淡虚实，艺术性就加强了。我把它加上颜色，丰富多彩。画十六罗汉，我深有体会，每一个相都很奇特，而且很夸张，很变形，当代也有很多画人物画的，但大多都太真实了，太真实就是太平凡，实际上画人物画，我有一个体会，就是要有一种英雄气概，靠外形、造型、骨相来体现人物的气概，因为造型是靠视觉形象来体现，那么这种视觉形象就包括他的气质，这个气质就有他的骨相，这一点，我在画贯休的画时有很大体会，我过去画人物画没有体会这么多，因为过去画人物画，都是画木讷儿，只是考虑造型的正确，还没有体会到造型里面的骨相，更没有体会到造型里面的气质。这次画十六罗汉，我觉得这种由外到内相结合的体会很深。而且我很佩服贯休是从哪里找来这些形象的，每一个形象都是这样奇特，这样夸张，这样有气概，而且都不同，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大能在真实生活中看得到这些形象。我常常想这些形象可以在哪里看得到，应该就是在NBA篮球运动员里面，有一种骨相，造型很像十六罗汉，可见古代画人物画的眼光非常敏锐，有很多形象，胡子非常有装饰性，很美。其实像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很少看得到的奇相是挺多的，在现在的生活中慢慢也能发现一些，通过画十六罗汉，我有很多体会。

陈家泠曾画过一批十六罗汉，被上海一座寺庙收藏了。为了这次展出，他又重画了一批，他满怀信心地说：这次画的艺术性更强了。这次展出的还有一批观世音菩萨造像和一批善男信女图。因为陈师母正患重病住院，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and 情感煎熬奋力创作，他经常一边跑医院，联系名医高诊，一边以虔诚悲悯之心潜心创作观音大士像和众善男信女，以他精湛的艺术和虔诚的心灵祈祷爱妻的健康，正是这种乐观向上，坚定执着的精神，使他的家庭豁然达明通，前不久，重病的妻子竟然还抱病来到他上海的展出场所，老太太镇定自若的神情，深深感动了不少前来参观的亲朋好友。陈家泠对爱有着深刻的理解，他说：从本质上来看，爱是什么？爱是一种力量，爱是一种生命力，没有爱，哪有生命，没有爱，哪有力，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和生命力。正是这种力量，把你的生命不断地推向高峰，不断地新陈代谢，不断地产生新的创作灵感，这就是爱。

与宗教题材相对应，陈家泠创作了具有海派文化典型代表的“上海月份牌美女”，他说：这套画跟画老上海月份牌是异曲同工，月份牌是水粉画，有点像是照片，所以是很真实的，也没有什么线条，但是我要把它变成国画，这个线条就有艺术性了，原来的月份牌是很写实的，所以它要求“甜糯嗲嫩”，在那个年代，月份牌画出来要符合当时市民的欣赏口味，而现在我给翻译成21世纪的了，其实我也是温故创新，不光是“甜糯嗲嫩”，而且画的东西要有时代气息。怎么反映时代气息，旗袍，我就把我的花鸟画搬上去，这样更有艺术性、更优雅、更生动活泼了。我的线条多种多样，脸部和手部用的是陈老莲、李公麟那种线条，衣服用的是陆俨少山水画的线条，在表现技法上加强艺术性，这就使得月份牌美女不光光是甜糯嗲嫩了，而且也有书卷气，不仅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陈香，而且很摩登，是21世纪的美女了。

“明暗”伤在太写实

著名美术史论家、中国艺术研究院郎绍君认为：“在当代上海国画家家中，陈家泠是敢于和善于变革者之一。‘敢变’，是说超越自己的习惯画法和画坛通行的风格；‘善变’，是说这种变革讲究分寸和度，不抛弃自己的长处和水墨画的基本特色。”“明暗”问题即所谓的三维空间造型问题，历来是中西绘画的争论焦点之一，对此陈家泠有自己的独到心得：为什么我们不要明暗呢？就是说，一有明暗，就太正式了，因为画画要装饰性，不能太正式，因为装饰性本身就是一个画家的一个滋味的体现，因为你要变形，你不能像照相机一样画人物，现在照相机已经这么高级了，你画得再真实也比不过它。而且说实在话，照相机达到高级的艺术境界，它也要变形，也要处理，何况我们画国画的。

还有，比如说画人物画，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线条本身的艺术魅力，而不去搞明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一个少女，她本身就很漂亮，很有生命力，你再给她涂脂抹粉，再给她修饰，那就是画蛇添足了，本来挺美的，反而变得不美了，那么到什么时候

需要涂脂抹粉呢？年纪大了就需要涂脂抹粉了，因为她本身的生命力不够了，这就像线条一样，你这个线条很青春，很有生命力，你为什么还要明暗，你就不需要明暗，为什么要明暗，就因为你本身的线条不过关，生命力不够了，你才要涂脂抹粉，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，所以通过对十六罗汉的描绘，我觉得在画人物画方面，我倒是悟出来一些古为今用的新体会。

艺术对人是一种滋养

问：能不能这样讲，你这次的人物画的创新才是你通汇自己灵魂的核心呢？

陈家泠：这次可能是一个转换，从艺术的角度来讲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内容的转换，从花鸟转到山水，从山水转到人物，但总体来看，艺术就是要让大家换口味，就好像做菜一样的，要做出各种不同的菜让大家享受，目的都是一样的。不管人物、山水、花鸟，要使观众得到享受，这个享受不光光是一种眼界的享受，还是一种心灵的享受，也是对人的滋养，不仅仅是眼睛的滋养，也是心灵和文化修养的滋养，我换了一种颜色之后，让观众有一种新鲜感，好像吃菜一样，总是吃一种菜，营养也是单调的，反过来看，换一种菜吃，就有新鲜感了，会增加人的食欲。画画也是一样，画了山水再画人物，要增加观众的食欲，新的东西能引发好奇心，会增加观众的生命力量，如果一种菜人们吃厌了，生命力就差了，所以转换画人物就是这道理。

对于我自己来说，这也是一种不断创新、不断探索艺术的历程，这个历程很有意思，对自己也是一种享受，我们既要享受过程，也要享受成果。对于观众来说，当然是要享受我的成果。

艺术就是好玩

问：画家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容易，您的风格早已为世人熟知，现在算是成熟定型了吗？

陈家泠：我永远不会定型，上次到北京去开展展，题目叫做灵变，什么叫灵变，灵变就是经常要变，而且变要变得灵，法无定法，绝对不要墨守成规，要因势利导，要随机应变。

问：不要守成法。

陈家泠：对，石涛也讲过，这话太对了，没有方法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，法无定法，佛教里面叫做大法，所以这四套画里面，无法之法乃为之法，没有方法的方法是最好、最高的方法。对于一个画家来说，就要追求这种最高的境界，要没有束缚，达到无疆界、无束缚的灵变，自由王国的境界。

问：这种自由是你画人物画开始有的新感悟吗？

陈家泠：我认为这种自由可能是从画花鸟画开始，起先这种感觉是从陆老师那里学习来的，因为我看陆老师画画很自由，笔在他手里就像变魔术一样的，干湿浓淡，而且构图法无定法，从左边画，从上面画，从中间画，从一边到两边到无数边，随便弄弄都是一张好画，所以在当时我是羡慕的不得了，我觉得这样就是艺术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里念书，觉得画人物很受拘束，要打稿子，画素描，要画木讷儿，很不自由，不像陆老师画山水那样自由，当然我的技术也没那么成熟，而且又是画人物，当然达不到这种境界，但是这种理念和感觉对我影响很大，后来我就慢慢朝着这个理念去发展。所以艺术是什么，艺术就要自由；艺术是什么？艺术就是好玩；艺术是什么？艺术就是创造，艺术就是要随机应变，要行云流水，这才是艺术。有的时候实践跟理论相差太多，我看陆老师的实践，虽然知道要行云流水，虽然知道要自由，但是技术不过关，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，这还要靠精湛的技术作为基础。后来，为什么我慢慢自由起来，还是因为我多年的积累，像这种境界，不到50岁根本不能体会。这种境界是一种理论境界，也是一种技术境界，所以中国的文化就要靠熟能生巧，三四十岁绝对达不到这种高级、精湛的技术境界，因为技术的本身就是一种生命，一种创造力，一种美感，它有一种力量，而并不单单是一个内容，过去我们在教育当中很注重内容，实际上从艺术本源的角度来看，这种技术是相当重要的，它是基础，离开了精湛的技术，内容再好，也不可能出现好的效果。就好像我们唱一首歌，内容很好，歌唱家唱出来就好听，而我唱出来就没人听，人家不是来听你的歌词，而是来看你的技巧的。

问：这种飞跃，你觉得主要是限制自由？

陈家泠：现实艺术语言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技术，就是限制自由，画人物还有造型，要很自由相对比较难。还有构图，对于色彩的把握、线的把握、形的把握、构图的把握，是一种综合能力体现，线仅仅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（下转第8版）

万紫千红